



悦读 滨州

文苑 影像 史志



下载品质滨州
畅享品质生活

鲁北晚报

07-08

2026.4.1 星期三
责编：曹玉
邮箱：sdlbwb@163.com

春来待花开

□李树坤

沸水冲入玻璃杯，明前龙井在水中缓缓舒展，清冽的茶香漫过鼻尖时，姥爷的身影便在氤氲热气中愈发清晰。他是一位老党员，更是那个教我读书写字、陪我长大的亲人。

姥爷退休前是一名会计，这份需要极致细心与操守的工作，让他养成了一生严谨勤劳的品格。我童年的大半时光，都是在姥爷家度过的。很多时候，天刚蒙蒙亮，院子里就传来毛笔划过宣纸的沙沙声。那是姥爷在练毛笔字，他的书桌永远收拾得干干净净，等我睡醒跑到院子里时，已经铺了很多正待晾干的纸张。姥爷总会笑着招手让我过去，拿出一支小小的毛笔，握着我的手教我写字。可是，我总耐不住性子，写不了几笔就想跑去玩儿，姥爷从不批评我，只是自己坐在书桌前静静书写，时而轻声诵读《论语》。有时，我会乖乖坐在他身边，跟着他一字一句地读，一笔一划地写。他会逐字逐句为我讲解

惊蛰到春分这个时节，气温回升得快，曾被冰雪封住的泥土气息混着青草嫩芽味儿，从地下冒出来。风吹到脸上软软的，不凉，也不热。每年这个时候，我总喜欢到野外走走，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探寻那些刚刚探出头来的花花草草。

田埂上，冬日硬邦邦的土已经松软，踩上去喧腾腾的，像刚发好的面团。田里的麦苗已经由黄变绿，心叶卷成小小的芽尖，像个调皮的孩子正扒着门缝向外张望。俯下身子向远处看，地平线上浮着一层淡淡的青霭，若有若无，随风晃动着，像是大地在向天空轻轻呵气。去年秋收后的庄稼地里，玉米、芝麻、大豆或稻子留下短小的茬子，原本尖硬的根经过冷热交替和冰雪浸润，踩在上面也不再感觉扎脚。在这些庄稼茬子根部，一些不畏严寒的野菜，正泛着青，那青色极淡，不仔细看，根本察觉不到。俯下身来，凝神细着，它们分明紧贴在地面上，静悄悄地生长着。远远望去，竟像是谁不小心在地面溅

意思，用最简单的语言告诉我道理。有时写累了，他就从放零食的柜子里摸出一把花生，剥给我和姥姥吃，姥姥嚼着花生，眉眼弯弯地看着我们，那画面温暖得像是发生在昨天。

姥姥很爱吃炒熟的花生，可随着年纪渐长，牙齿慢慢松动，再也咬不动坚硬的花生仁。姥爷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，从那以后，他会经常挑出一些颗粒饱满的花生，放在案板上用擀面杖慢慢碾碎，再装入干净的瓷碗里，拌上些许白糖，递到姥姥手里。那带着白糖的花生碎，香甜软糯，是我童年最难忘的味道。

除了读书写字，姥爷还爱打拳。那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一套拳法，每天睡觉之前，姥爷就会换上宽松的衣服，来到院子里打拳。碰到阴雨天气，姥爷就在屋里锻炼，风雨无阻。我们这些小辈围在旁边看热闹，有时还会学着他的样子比划几下，引得姥爷哈哈大笑。

上了水彩，一小片一小片的，形成一幅美丽的画。

穿过田野，我走进一片树林。这里最先表达春意的，并不是枝头的芽苞或花苞，反而是藏在厚厚枯叶底下的荠菜。这种菜长得比较早，在惊蛰之前就动身赶来了。每年春分前后，我都会到林地挖一些回来。随着气温上升，荠菜的生长速度特别快，就像是与春天赛跑一样，一天一个样。挖荠菜需要瞅准时机，错过了最好的采摘季，它们便会在春风过后，急急地开出细碎的白花。那个时候，荠菜便老了，不能再吃了。而且，我们在前面挖过一处，后面便会生出新芽来。

从树林出来，沿着一条小路来到小河边，这里又是另一番光景。河岸上的柳树，枝条早已变得柔软，在风里荡来荡去，像少女梳着长长的头发。此刻，不正是贺知章《咏柳》中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”所描绘的绝佳美景吗？我走近一棵老柳，伸手挽起细细的枝条，那垂下来的枝条上，果然鼓起了一串串鹅黄

在我的记忆里，姥爷似乎一直很忙碌。他经常会把舅舅家砍下来的冬枣树枝收拾好，均匀地切成大致相同的长度，并且按照粗细进行捆扎。这样姥姥在烧火做饭的时候就会方便很多。妈妈和舅舅们喜欢他织的网兜和削的竹签、竹筷子，他就趁着空闲时间不断地做着这些费时费力的手工活。每逢过年，他还会亲手写春联，不仅给自己的家人，还会送给左邻右舍，让院子里充满年味与书香。

随着我们渐渐长大，各自上学、工作，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姥爷的身体也渐渐不如从前。一场突发的疾病让他失去了行动能力，卧床不起。曾经那个挥毫泼墨、打拳健身的老人，连抬手、说话都变得困难。每次我回家看望他，他都会静静地坐着，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，紧紧盯着我，时而清醒时而糊涂，断断续续地跟我讲他年轻时候的故事。

的芽苞，小得像一颗颗米粒儿，外面裹着一层褐红色的壳，壳上还有细细的绒毛。对着阳光看去，那些壳儿几近透明，仿佛能看到里面藏着的一星嫩绿。我想，这一星嫩绿虽无姹紫嫣红的娇艳之美，却有着别样的柔美春色。

不知不觉，夕阳西下，我漫步走回村庄。房前屋后落光叶子的杨树和槐树，枝干还是光秃秃的，可是你若仰起头细看，便能看见枝条的顶端也透出细微的红晕，那是生命在悄悄涌动。一棵老榆树下，我竟发现几丛二月兰，它们都已鼓起花苞，小小的紫花蕾攒在一起，如同一串串不响的小铃铛。俯身去摸，花苞硬硬的，圆滚滚的花苞里面一定蕴藏着不少力气，只等一阵暖风吹来，便要绽开满地的紫云。

忽然想起唐朝诗人杨巨源的诗句：“诗家清景在新春，绿柳才黄半未匀。”这“半未匀”三个字，真是道尽了早春的好处。什么都还在酝酿着，什么都还没有完全展开，像一封信才开了个头，一幅画刚勾了轮廓。这含苞待放的时刻，

□李玉

有一次，我握着他的手，给他讲我上大学时的趣事，告诉他我们都很好，让他放心。他听着听着，眼角突然滑落下两行泪水。那泪水里，有对子孙的牵挂，更有自身的无助与自责。姥姥的离世，给了姥爷沉重的打击。姥姥走后，姥爷的精神状态愈发糟糕。他常常望着姥姥的遗像发呆，眼神空洞而悲伤。我们知道，他在思念姥姥了，在姥姥去世不到半年后，姥爷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如今，我也养成了喝茶的习惯。每当我坐在书桌前，看着茶叶在杯中舒展，就会想起和姥爷一起喝龙井茶的时光。每当我吃到花生，就会下意识地想把它碾碎，仿佛还能尝到当年那带着白糖味儿的香甜。他的教诲，就像一盏明灯，照亮我前行的道路；他的疼爱，就像一杯厚实的龙井，回甘悠长。“忽有故人心上过，回首山河已是秋。”这大概就是想念的滋味吧。

比绽放时更有韵致，饱含着最美好的期待。

正在思索间，忽然天暗了下来。不多时，竟有雨丝飘飞，如雾，如烟，悄悄无声地滋润着大自然里的每一颗芽苞、每一寸泥土。“春雨贵如油”，这话一点儿不假。你看那些芽苞，经了这春雨，愈发饱满了，就像随时都会“破”的一下绽放开来。

我忽然觉得，这静待花开的心情，不正是我们对一切美好事物的期待吗？人生总有这样的时刻，美好就在前面，近得几乎能闻见它的气息，可还差那么一点点没有完全显现。在这样的等待里，有焦急，也有盼望，但更需要温柔和耐心。相信，过些时日，这轻轻柔柔的春风，便会给我们送来一个姹紫嫣红的春天。

雨停了，风起了，吹在脸上，更多了一丝温柔。我忽然明白，美好事物都会赶在春日来临。此刻，我们能做的，不过是怀着一颗赤诚的心，静待花开罢了。

